

它们和我血肉相连，

我和这个世界

有多少交集，

它们就反映多少。

当时间过去，

世界留给你的会是什么？

你又想在世界上

涂抹些什么色彩？

我爱你，

小说。

就算世界荒芜，

我都不怕，

因为有你。

黄
宁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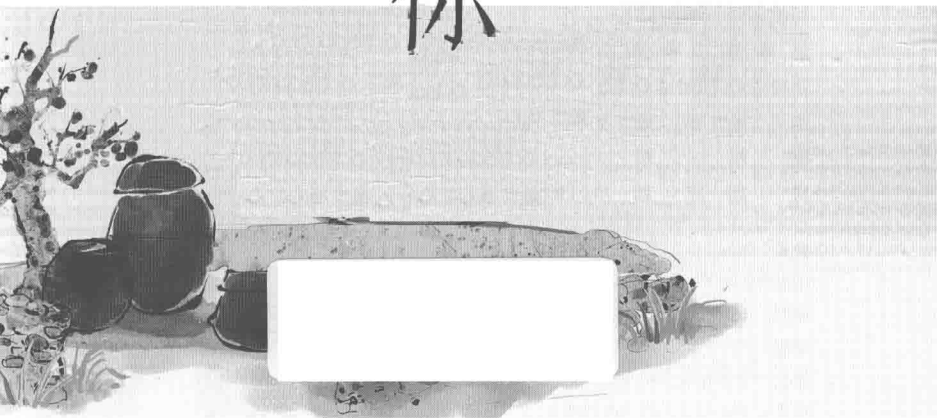
十里春风不如你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
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黄宁 著

十里春风不如你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
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里春风不如你/黄宁著. —厦门:厦门大学出版社,2016.5
(珍珠湾文丛)

ISBN 978-7-5615-5898-0

I. ①十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11552 号

出版人 蒋东明
责任编辑 牛跃天
装帧设计 李夏凌
责任印制 吴晓平

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
邮政编码 361008
总 编 办 0592-2182177 0592-2181253(传真)
营销中心 0592-2184458 0592-2181365
网 址 <http://www.xmupress.com>
邮 箱 xmupress@126.com
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

开本 889mm×1194mm 1/32
印张 8.625
插页 2
字数 240千字
版次 2016年5月第1版
印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定价 39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微信二维码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微博二维码

目 录

错 位	(1)
马良之死	(13)
暗 流	(31)
小镇警察	(46)
玉门关	(56)
山河如血	(74)
你永远不会懂	(99)
夜 奔	(134)
火树银花	(149)
十里春风不如你	(198)
整个世界荒芜都不怕(后记)	(268)

错 位

日子愈来愈逼近。卓娅开始坐立不安，手心冒汗，用纸巾擦了又擦，却总感觉还是潮湿。她还要在人前装幸福，还要有欢颜，看起来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。写帖子的时候，他问她，姚晟的晟，是茂盛的盛吗？从他的口中听到“姚晟”这两个字，她的心“咯噔”了一下，又还要装作镇定，回答说，上边一个“日”字，下边一个“成”，光明的意思，你不知道怎么写？他先认真地把名字写完，然后把头枕在她的怀里，疲惫地说，姚晟不是你的朋友吗？是你要请他来参加婚礼的，我和他又不熟。

卓娅拨弄着他的头发，心中一阵苦涩。这又是谁种下的？

收到寄来的请帖之前，姚晟已经收到了卓娅的短信。短信应该是群发的，犹如请帖的格式化，让人猜不透背后的情绪。卓娅的名字在他的手机里，起先，来电显示是“娅”，还会出现她眨眼睛露出酒窝的大头照，后来有了女朋友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测，他中规中矩地输入她的名字全称，把照片也删了。

收到短信后，他在“是否删除”的“是”与“否”之间选择了好久，终究没有下手将它删除。他宽慰自己，手机的内存足够大，就像自己的脑海，多他一两个的记忆有何妨。

现在，姚晟手里拿着请帖，想着，她的婚礼和自己，究竟有什么关系呢？

有一天，卓娅在编辑机房和卞辰聊天。卞辰在编片子，要把下周播出的影片提前编出来，因为要帮忙卓娅的婚礼。卓娅的夫家在城里算是“大户人家”，婚礼的意思要风风光光，卓娅势单力薄，作为同事兼同学的卞辰就义不容辞了。卞辰熟练地用“非编”前进倒退，插主持人串词，上字幕，还要和卓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。

超人！卞辰对卓娅说，我算是超人，女超人，是吧？

卓娅敲着桌子，嗯，给你个电话亭你也许就能变身了。显示屏上晃来晃去是朱利亚·罗伯兹凌乱的酒红色头发，还有无辜的大嘴唇。这部电影叫作《新娘不是我》，是很“古早”的片子了。刚开始，卓娅并没有多留心，一帧一帧的画面闪过，次序颠倒。慢慢看下去，看到罗伯兹不甘愿男主角成为别人的新郎，懊悔自己心中仍然放不下他，于是使出各种手段，一次次想要拆散这对准新人，但一次次又弄巧成拙，使得准新人更加亲密无间。罗伯兹沮丧了，痛恨了，茫然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看着看着，卓娅却红了双眼：她总是放不下，却又无可奈何，而自己呢？

卞辰盯着屏幕，没有注意到卓娅的表情，说道，她真可怜。说完见卓娅没有反应，转头看到她红了的眼，忙站起来说，怎么了这是？卓娅抿抿嘴，示意自己没事。卞辰抽出一张纸巾，递给卓娅，然后安慰说，不是说好不想他了吗？你连请帖都给他送过去了，还

有什么好留恋？你在这里的痛苦，他在那里，哪里知道了，或许他根本就不在意这些呢？卞辰用了好几个反问，听起来竟有些咄咄逼人的味道。可她一次次这样做，不过是为了拯救卓娅不让她走上偏执。

拯救我吧？！卓娅一度认为自己疯了，在这个当下。可超人能拯救地球，却束手无策自己的爱情。谁要这样的超人，连自己也救不起。

卞辰在一旁忽然记起来了，卓娅喃喃自语的，是五月天《超人》里的歌词。

洗手间那扇落地玻璃镜是女朋友要求装上去的。姚晟一度认为她的生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了镜子上：魔镜魔镜告诉我，谁是世上最美的女人？他不爱照镜子，他的相貌在男生中只能算是周正，不过是高大些。所以他到今天都不明白，为什么卓娅会对自己说那番话，还有那个拥吻。他自认魅力平平，所以感情这个东西很伤脑筋，他很少去动它。

到卓娅的城市，不过就是三小时的车程，他犹豫了半天，究竟是否要去。卞辰打过电话来，开始问东问西，后来很含蓄地表达，最好不要来。她说出了他的心底话，正合他的意，他也接话回答，那是，那是，我很忙，来不了。可转过身，又接到卓娅打来的电话。那个时间正是入睡之前，还好女朋友在洗手间消耗生命，姚晟接起电话很是狼狈，低声细语。卓娅在那头肯定也觉察到了，她只对他说，再见我一次吧，你看着我披上婚纱，答应我这一次。他听完有些木然。他很久不曾见她了，其实是有机会的，只是他刻意地逃避。见到面又能怎样？她是哭着说舍不得自己的，可说这话时未

免也太晚了,也不合时宜。他当她妹妹看,她却当他是自己的真正所爱。

完全混乱,完全颠倒。姚晟从床上起来,假借上洗手间,深夜里默默地看着镜子,抽风机在头顶嗡嗡作响。他刚在梦中惊醒。梦里头,他在婚礼现场观礼,看着卓娅和他人手挽着手走入大堂。司仪问她,你是否愿意成为他的妻子?这不过是循例问问罢了,大家都在兴奋又激动地等着她回答“是”,可谁知等了片刻她却毫无动静。接着就见她把目光转向了自己,泪眼婆娑。他不忍看她落泪,竟然鬼使神差冲了上去,拉着她的手说,嫁给我,跟我走吧!那个神态,十足的革命英雄英勇赴义。说完就向门外狂奔,也顾不得周遭讶异的目光。可才没跑几步,就一脚踩空,落入了万丈深渊。黑不见底的深渊,吓得他立马从梦中醒来。

姚晟对着镜子问,魔镜魔镜告诉我,她在我心中有多重呢?

试婚纱的时候,卓娅仿佛中了魔障,洁白的婚纱穿在身上,就像是周身带刺一样,这件也不是,那件也不是,没有一件是合适的。他在一旁无语了,婚纱店的两个小姐在一旁伺候,试到最后一件,她们面露难色:先生,实在不好意思,我们店的婚纱就这些了。他更加不好意思。早前来看婚纱图册的时候,卓娅看了还满心欢喜,可谁想现在磨了大半天,却没有一件能够入她眼的。卓娅心中有愧,她小声地说,要不换其他家试试?他有些无奈地摊开双手对她说,这家是海城最大最好的婚纱店了,这里都没你满意的,更别说其他家了。

要不去A市?那里是婚纱的生产地,而且有最好的设计师。婚纱店小姐提议。这句话本来是卓娅想说的,却借了他人的口说

出,正好合她的心意。心里有说不出的舒服,穿在身上的婚纱还没来得及换下,现在感觉犹如身在水中,无比柔畅。左看看,右看看,其实这件也挺好的。但她还是想去A市。

接到卓娅发来的短信,卞辰一路小跑过来,有些气急败坏地说,卓大小姐,你还好吧?我那边拉下脸叫姚晟,我的亲表哥,不要来,这边你却搞出这些名堂,去A市你还不是想见他,失心疯了吗?卓娅开始什么也不说,直到卞辰累得不行了,也不说话了,她才开口:去A市你陪我去,好不好?卞辰一下子就明白了她的用意,她自己是个幌子,是为了不让卓娅的准老公生疑。她根本就不想答应,但看到卓娅的双眼,无助、可怜,一如多年前大学时的模样,心就软了,只好应承下来。

你要好自为之了。话就说到这里,卞辰也不想再多说什么。劳心劳神,这种事。

又是卞辰打来的电话。姚晟现在有些条件反射,他有预感只要是她打来的,那就一定和另一个人有关。他反倒惧怕这种间接的传话,隔着个人,都不知道原话是什么,也不了解原话者的态度和感情。看起来很神秘,有些神神道道的味道,他的喉结不自觉地动了一下,然后接起电话。卞辰告诉他,自己管不了那么多了,她就是想见你一面,这婚也就这一两天的事情了,她还闹出这么多的幺蛾子来。他不想表现得害怕,那样显得自己懦弱。他还爽然地笑了:见就见嘛,有朋来,难道我还不高兴吗?卞辰冷冷地回他,少来这套了,你们有过什么自己心里明白。我是给你提个醒,我们下周一来,哦,还有,卓娅她老公也来,他负责开车。

姚晟站在挂历面前,用手指重重点了点上面的日期,他这才发现她们来的时间,距离婚礼也就几天了。这该死的!他恨恨地骂了句,不知道是说自己,还是其他人。他想不通,为什么这个时候了,卓娅还要来见他,是有什么话还要对自己说吗?可是,她终究是要结婚的,这段姻缘铁板钉钉,变不了的。即使她想变,她的家人也不同意。当初这门婚事也是她家父母竭力撮合的,这点他很清楚。刚认识卓娅的时候,就知道她已有了对象,也就是现在的这位。她父母把女儿介绍给这家人,“官方”的说法是两家人是世交,姻缘还不是现成的。可背地里的原因,卓娅隐约提过,似乎她的父亲在一些事情上有求于男方的父亲。

现代版的鬻女救父?可是,姚晟甚至见过他们在一起,他们相处得还不错呀。至少在姚晟看来。

约好了晚上十二点见面。卓娅强烈要求和卞辰睡同一间。他心中很是奇怪,都住在一起了,住酒店反倒不能在同一间?但他并没有去深究,就当是她们闺蜜间的感情深吧……

卞辰得知卓娅的计划之后,脸色苍白,小声但无比愤懑地骂了句,要死了你!卓娅和卞辰睡同一间,这样她才能在晚上偷溜出来,卞辰的作用是为了更好地遮掩。卞辰继续骂道,你真是要死了,一选好婚纱回去就要结婚了,你这么晚出去会他,孤男寡女,干柴烈火,说得不好听,要是以后生出个孩子……卓娅听明白了,但她豁出去了,她甚至傻傻地想,这样也挺好的。

约姚晟的电话自然仍是卞辰打的。姚晟有些犹豫,一定要见吗,一定要这个时间吗?卞辰淡淡地回他,她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来,你难道不见?如果不是晚上,你说还有什么时间可以,大白天?

忽然之间,卞辰有种罪恶感,如果真要种下什么孽来,若干年以后,追溯源头,她竟然成了最大的帮凶。这让她无比心痛,只觉得一世清白做人就此留下污点。

晚上早早就待在了客房。距离会面还有一段时间,卓娅变戏法似的掏出一瓶红酒,向服务员要了两个高脚杯。她对卞辰说,来,举下杯吧,Cheers!卞辰端着酒杯迟迟不动,她用戏谑的口吻说,怎么了,要借酒壮胆吗?卓娅轻轻说了声,你也不理解我。卞辰有些咬牙切齿,她仰着脖子一饮而尽,然后说,我理解不理解你不要紧,可我好歹都陪你到这步田地了,还要我做什么呢?卓娅说,那就什么都不说,陪我喝酒吧。卞辰默然了,有那么一刻,她的心都快碎了。一边是自己最好的朋友,一边却是自己最亲的表哥,她夹在中间左右不是。神,如果你怜悯和慈爱,请告诉我到底走哪条路。卞辰在心中祈祷,一杯接一杯的红酒落入口中,喝到后来竟觉察出了苦涩。

两个女人喝了不少的酒,说了很多的话,互相看着,痴痴地笑了。绕不开男人的话题。卞辰开始咒骂自己的初恋男友,但后来又掉下泪来,这一次她蜷缩在卓娅的怀中。她自言自语,那个混账的东西,我给了他那么多,最后却拍拍屁股,很冷静地离开我。她得出的结论是:男人没有多少是好东西,卓娅,你要小心。卓娅微笑了:你认为姚晟也是?卞辰有些语塞:他还是不错的,应该是。卓娅不说话了,她在心中想着,这算不算是自己的初恋呢?二十五年了,没有一场属于自己的轰轰烈烈的爱情,她的人生被规划好了,连这段姻缘也是父母定的,和准老公的爱情是他们推着往前走的,跌宕起伏的过程能免则免,一切平淡如清风。她时常痴痴地想,如果早几年遇上姚晟呢?

卞辰之所以喝那么多酒,目的就是为了让卓娅喝醉,然后可以不去赴这个离谱的约会。可是,她错了,倒下的是自己,她反倒将自己劝醉了。这是她始料未及的。她虽然瘫倒在床,周身无力,但意识却异常清楚,所以很痛苦,明知要阻止,却使不上力。她红了双颊,看着卓娅很平静地一步一步拾掇自己,乍看去就如轻佻的蝴蝶,但细看眉目间又是满腹心事的。她无奈地摇了摇头,何必呢,这么沉重。卓娅要走了,她轻轻地在卞辰的额头亲了一口。卞辰拉住她的手:你要走我拦也拦不住,但你无论如何要给我个理由,让我相信他是值得你爱的。卓娅缓缓坐下来,不是说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吗?卞辰问,如果,我一定需要知道理由呢?卓娅停了几秒,开口说,理由也是有,我只说一次。有那么一次,他陪我去shopping mall,那天我买了好多的东西,他不论大包小包都拎在身上。原本这也没什么,这是男人的风度,况且我们又那么熟了。后来等电梯的时候,我刚要跨进去,才忽然想到把太阳镜落在了刚才喝饮品的咖啡室,我有些着急地和他说了。这个时候电梯是很难等的,他对电梯里的人说抱歉请稍微等一阵,话音刚落就冲向咖啡室。我在电梯门口,看着他,包也没放下,大包小包地绕着他,上上下下晃啊晃的,他这么大的个子从后面看狼狈极了,可他也顾不了那么多,拿回太阳镜时脸上流着汗,嘴里喘着大气,还要哈着腰和大家说抱歉。那个时候的他,傻傻的,可又那么可爱。所以……

卞辰听完,整个人有些“短路”了:啊,就这样,就这么简单啊?我以为会多么气势磅礴、回肠荡气,没想到就因为这个,拜托,大小姐,他那么大个人,做这点苦力,那还不是应该的。

卓娅摇了摇头说,不是的,你不会懂的。那一刻,我在电梯里,看着他的后背,真是心动了,就想从后面抱着他,不愿离开。他离

开之后,我以为会遗忘,却没想到愈思念,愈深陷。

如果说一点儿都不想见她,那也是撒谎。姚晟应承下来时,心跳得异常厉害。女朋友不在A市,他应承得很快。但后来的几个小时中他又有些懊悔,如果,他在心中假设,如果真要发生些什么,怎么办?但他还是想见她的,这很奇怪,卓娅拼了命要见他,似乎勾起了他的欲望,见她的心情也愈发强烈。

现在,他很认真地冲了个澡,抹去玻璃镜上的水雾,用“吉列”小心地刮去下巴的胡须。刀锋过处,丝丝微凉。他摸着铁青的下巴,看着镜中的自己,试图去想当年自己的容貌。三年前的他,愣头愣脑的,是个傻小伙!可傻小伙也是有人爱的。他心内竟浮出一丝的得意,歪着嘴角坏笑。穿好衣服,立起领子,临走的时候,他还朝镜子比了个手枪的手势,顺势学恶俗的明星写真眨了下眼。做完这些,自己都忍不住打个哆嗦,起一身鸡皮疙瘩。

见面总是需要礼物的。这一两年姚晟学会了,有时,送女人钻石不如送她喜欢吃的甜点。他记得卓娅爱吃提拉米苏,于是赶在西饼房打烊前买了两块,一块点缀了些黑巧克力,如同黑森林,一块抹了些蓝莓,宛如幽蓝的海,都很精致。西饼房的小妹夸他,先生好会买哦,是送给女朋友的吧,真会挑。他爽快地付了钱,提了甜点坐在车内。插入车钥匙的那刻,他忽然记起第一次吃提拉米苏,和卓娅,还有卞辰。那时,他们都刚大学毕业,他到卞辰所在的城市工作。他和卞辰从小感情就很好,虽然他是她的表哥,但岁数上只不过相差了几个月,所以他一来就住在了卞辰租的套房,同时那里还住着卓娅。因了表妹的关系,他也和卓娅熟稔起来。三个年轻人的世界里,永远不缺乏欢乐和笑声。卞辰喜欢做饭,每次饭

后,卓娅就会拿出甜点,三个人分着吃,嘴里和心口都是甜的。

忽然觉得这些已经好遥远了。天空开始下雨,豆大的雨打在车顶,噼啪作响。姚晟从回忆中惊醒过来,驾着车漫无目的地在城中走着。雨刷似乎有些力不从心,任由老天降下的雨模糊挡风窗,接着模糊他的眼睛。眼前晃动着卓娅的面容,有时清晰有时又是颤抖的。他要离开前往A市的那一晚,卓娅让他陪着,走啊走,似乎没有止步的意思。可是,整晚她又不发一语,眉头皱着解不开。他劝她,又不是离开地球,一走就不回来,这么舍不得我走吗?这话不说还好,一出口,她竟然转身将他抱住,当时没把他骇得个半死。他麻木了,这一幕发生在套房门口,屋里还有卞辰。卓娅抬起头看他:姚晟,我就是舍不得你走,我喜欢你!姚晟结结巴巴地说,这怎么可能,这从何说起,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,这怎么可以?他以为她在开玩笑,可她素来就是认真的人。他以亿次计算机的速度闪过相处一年多来的每个场景,却始终看不出这感情的端倪。他知道她是有男朋友的,而且是要结婚的那种。他再劝她,我明天就要走了,你这样的告白是否太晚了,我也受不起。卓娅的心宛如被揪着,一双眼睛好委屈。姚晟捧起她的脸:你说喜欢我,你要知道,我给不了你什么承诺的,我许不了将来给你。他在心中叹口气:连当下也是许不了的。

两条相交线,相交之后向各自的方向前进,还有机会相遇吗?姚晟看看表,时针接近十二点了。他将车停在约好的酒店外。嘴角苦淡,想抽烟,却因为下雨车窗都密闭着,只得作罢。摸着嘴唇,还记得那个拥吻吗?在套房的客厅,没有开灯,月光静静地淌进来,一片黑暗中他却能看见她的双眼,如此楚楚动人。他拥着她,深深地吻下去。这个拥吻应该有下文的,但他还是克制住了。因

为他忽然记起,就是在这个客厅,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吃过火锅,喝过酒的。

姚晟长长出了口气。十二点钟声敲过后,白雪公主会变回灰姑娘。那么,卓娅呢?

这雨下得真大啊。计程车司机忍不住感叹。车仿佛行驶在水的世界,打着应急灯,两边一闪一闪地,就像是星星的眼睛。卓娅坐在车中,随着车身摇晃,忽然觉得脑袋就像拨浪鼓般,想把它扶正,却怎么也静不下来。坏了,她反应过来,不会是酒的后劲开始闹腾了吧。原本清醒的意识,却经不起车身的颠簸,再加上大雨的侵袭,寒意从脚底往上涌,但脸却红如苹果,上半身滚烫发热。

下车后深一脚浅一脚进入大堂,向服务员要了订好房间和磁卡。服务员见多了深夜醉酒借宿的男子,但女人却是少见,她不免多看了几眼卓娅行走不稳的背影,好几次似乎要摔倒了,可最后竟然坚持进了电梯。

卓娅按下电梯键的时候,心想着看来要先冲个凉,清醒一下了。

姚晟是目送着卓娅进的酒店。虽然大雨模糊了视线,但能肯定是她。他特意在车内多待了一会儿,看着门口,半天没有一个人进出,这才放心。他学乖了,行事要谨慎。他看到她的脚步有些凌乱,但看不到她的脸,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但心中也没多想,把车开到酒店地下停车场,直接坐电梯到了房间门口。

这个时候,姚晟真能体会到小说中描写的,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。他深深吸了口气,抬起手腕看表,不偏不倚,正好十二点整。

他镇定地按了下门铃。没有声响。过了片刻,他再按了一次。还是没有反应。姚晟觉得有点奇怪了。他决定多按一次,这次按的时间比较长,可还是没有动静。他拿出手机,打她电话,通是通了,但没有接话。不对劲哦,他赶到前台,服务员告诉他那位小姐拿了磁卡上去了呀。

一下子,他着急起来。

接到电话的时候,卞辰的酒仍未醒。语气还是含糊不清的,可听完姚晟不安的叙述时,她“噫”的一声从床上坐起来:什么!

赶到酒店时,看到姚晟和服务员正商量着什么,卞辰走过去,表明了身份,是卓娅的朋友。服务员拍门,里面仍没有动静。她也觉得不对劲,于是拿了备用磁卡打开了房门。屋内亮着台灯,灯光微弱兼昏黄,但却没有人影。呆立片刻,忽然听见洗手间有水“哗哗”的声音,他们赶忙推开门,一眼就看到了卓娅。浴缸满池的水漫过她的全身,水顺着浴缸边沿流淌。她静静地沉入缸底,纹丝不动。

马良之死

马良和我念的是医科大学，当初我俩一个睡上铺一个睡下铺。大学毕业后马良回老家当了医生，而我则完全抛弃了原专业，考进了省城电视台做记者。马良说话喜欢用排比句，当时他形容我是“关公战秦琼，牛头不对马嘴，屁股决定脑袋”，白念了五年大学。我说自己的悟性实在很低——看个病人没半小时下不来，开药专挑便宜的，动手术绝不会把纱布落在病人肚子里，这样的医生怎么能称得上合格？马良摇摇头，说我总是太偏激。我拍拍他肩膀，说他和神笔马良是同个祖宗，手上的活儿都挺出类拔萃的，以后一定要做个对人民有用的人，没想到这最后一句话却一语成谶，而马良竟是以异常悲壮的方式完成的。

毕业后我和马良就断了联系。有时想起也觉得不可思议，昨天还在一起勾着肩膀喝酒，今天却连话都说不上。偶尔，我会突然想起他温良的脸庞，但转瞬间又消失了。我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，但没想到有一天他竟然主动找到了我。在某个异常闷热的夏日傍晚，距离大学毕业已经六年的时候。